# Stage2来到大楼

## 门口

外观元素：仿城堡式传统褐石建筑；高大的双重门上方悬挂着仿制的做旧吊门；窗台周围有仿造的城墙环绕；屋檐之上有廉价混凝土制成的石像鬼雕塑俯瞰地面；地下室的门开向街道，而稍高处的窗户围上了纽约警署的封条；

门口有着蜂鸣对讲系统，这里的住户可以通过安装于60 年代的前门蜂鸣对讲系统来打开前门。

一个皮肤黝黑的非裔帅哥/格雷厄姆·朱拉丹达出门迎接，他彬彬有礼的向你们伸出右手（纽约警署警探，我是朱拉丹达。想必上司说来接收工作的就是诸位了？）（很乐意提供他知道的东西）（真诚的希望上帝祝福各位pl）（说到阿比盖尔的工作室，从没见过那种鬼玩意，希望你们不要想着短时间内整理完…）（需要帮助可以找，并给与名片）

## 信箱室与走廊

一个铺有大理石地板的小房间，里面装有租户的邮箱；门厅的地板上放着堆积如山的旧报纸、促销通函和披萨优惠券；很多邮箱上都贴了一层层的五颜六色的账单（水电，煤气，艺术人生房租）；1A属于阿比盖尔，2B属于托马斯·曼努埃尔，3A罗杰·卡伦，4A路易斯·波斯特，6B米歇尔·凡菲茨；你们看到纸堆的一角湿了，散发出动物尿液的气味

准备进入走廊时，你们听见狗叫从楼上传来，还有被窥视的感觉。

铺着酒红色地毯的走廊贯穿了整个大楼，走廊两边各有两个单间，单间上挂着门牌号，中间则设有一个连接上下层的楼梯。

## 所有公寓适用

在这些公寓单间内，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和一个独立卫生间，其中有些公寓还另含隔间。每个卫生间都装有老式锡制天花板和弓形浴缸。只有少数单间没有安装浴缸。

住户以已经长时间与外界隔断了。大楼许多服务已经停止了，但实际上服务依然如常。

## 阿比盖尔公寓：推进门是厨房，左厕所右公寓

层叠的纸张与各种各样的物品以环氧树脂胶水粘满了墙壁与天花板，构成了一副诡异且意义不明的立体图案。公寓地板光秃无比，原本铺在上面的地毯被撕下带走，露出下面破烂不堪，污迹斑斑的油毡表面。公寓内没有摆放任何家具，也不可能知道家具去哪儿了。可以发现胶水中有几个明显的缺口，询问警局可知是一台晶体管对讲机、一台小型磁带机和一台CD 随身听，全不能用。

（搜寻40）靠门的走廊地毯下发现一个微型麦克风。它似乎是一个监听屋内声音的监听器。连接麦克风的电线穿过走廊的地毯，通向屋外（托马斯·曼努埃尔的房间）。

一个摆在卧室门口，“取证，联邦调查局白原市，莱特房屋，95/8/10”字样的纸盒。里面装有4 台宝丽来照相机、100 包胶卷、乳胶，手套、证据袋、贴纸、密封带和一张物品清单，纸盒内的胶卷足以让他们拍下800 张照片。智力行政可知，3 个人则需要4 天的时间全部整理。

【请pl搜寻吧】整体搜寻第一次一定会发现收音机

## 画家托马斯公寓：

曼努埃尔是位年轻瘦弱的拉丁美裔男子。他一头黑发和浓重和黑眼圈，衣着是满身油漆的破旧T恤和宽松的牛仔裤。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戴着一对耳机（没充电），而且光着脚。

托马斯的公寓十分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没有艺术品，也没有工作区。因为夜班经理卡斯泰因先生”让他晚上去地下室工作。

托马斯称赞莱特，在他眼里，莱特是自己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纽约城束缚不了她自由奔放的灵魂。

托马斯称，莱特房间内没有传出过任何奇怪的声音。再过去的一周里，他既没见到陌生人进过她的房间，也未曾看到莱特有搬运过房间的家具。

（白天职业生涯陷入瓶颈，曼努埃尔与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但这几个月完全不想见 ）

（夜间） 万用解释：“每个人的情况都各不相同。

（夜间）称莱特是跟一个卖百科全书的无名小辈一同离开大楼的，而这个人就住在第六层。他告诉过当局这个消息，但当局不知且没有记录。

（夜间）最后一次见莱特是在1995 年5 月28 日，大楼第四层吸烟室的欢送派对上。

（夜间）戴着耳机收听他的盒式磁带录音座，要么是在制作录音带。录音带的内容是他藏在莱特公寓内的小型麦克风接听到的声音。

## 小说家罗杰的公寓

卡伦是个白人，年过半百，身材矮小，轻微驼背。他佩戴眼镜的方式歪歪斜斜，头发从不梳理，身上的衣服虽说还算干净，但全是褶皱，从没配套感可言。卡伦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些虚飘。

有一段时间没出门了。屋子里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餐具和衣物，水槽里堆满了杯子碗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汗味。除此之外，卡伦的公寓内还摆放着一大批高档瓶装酒。家具的摆放位置看起来既俗气又老套。屋里还有一台老文字处理机。

（60鉴定）门口卡着头发

和托马斯·曼努埃尔和路易斯·波斯特关系不错，但是对于阿比盖尔，只会抱怨一下1994 年的那场闹过头的新年派对

（夜间）卡伦会溜出公寓去夜楼参加派对。回来时，浑身上下都会散发处一股雪茄与白兰地的气味，口袋里还能发现一些异国水果和糖果

（夜间）莱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栋大楼，就住在“六楼”的12A 号公寓。自称不喜欢社交所以半途离开了莱特的送别派对

## 诗人米歇尔的公寓

范菲兹是位身材矮胖，蹙眉不悦的白人女性。她穿着“反建制”衣装：穆斯塔法帽、珠子、麻背心、麻裤子和非处方眼镜。

白天，范菲茨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摆着一排排的书柜，里面堆满了女权主义和社会学的著作，还有女性小说和诗词。房间墙角有一个皱巴巴的破烂垫子，米歇尔的相片就摆在那里。

（夜间）

（夜间）滔滔不绝讲述莱特是怎么和一个男性推销员陷入虐待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一起生活在“六楼”的。

（夜间）范菲茨对《黄衣之王》有着许多想要倾诉的。她着迷于剧本中的微妙性，声称它是最早的女权主义戏剧，描绘了父权社会转变母权社会的过程。

（夜间）整栋公寓变成了一座宽敞通风的桃花心木式套房…就好像一场聚会刚刚结束。所有房间空无一人，但却能在房间里听到谈话和欢笑声；吸烟室的窗户打开着，但窗户后面通往的是其他充满书架的房间；房间中存放的书籍都是几百年前出版的历史、科学和动物学的图书，可以看出这些书的书脊大都磨损老化

## 插画家路易斯

穿着纽扣短袖和卡其条裤，外表十分邋遢，手指上总是沾着墨渍，头发也总不打理，性情安静阴沉，但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仍旧带着一股英气，气质上更带有一种自然的魅力

他的公寓就像一座垃圾场，遍地都是满是油渍的披萨盒、油漆罐和脏衣服。原本装在水槽里的垃圾现在都溢了出来，淌满在厨房的地板。从这间公寓里可以直接看到楼外的街道。

不会隐瞒，对居住环境懊恼，礼貌风趣，允许参观

（夜间）和镜子互动以进行创作

（夜间）不清楚莱特，只知道他去和楼上的人一起住了

（夜间）波斯特的炭画与白天时的模样截然不同，那是溺水室！

## 夜楼通用

空间似乎扭曲了，一步迈出的长度似乎是随机的。

夜楼的装饰风格以19 世纪晚期至20 世纪30 年代晚期——维多利亚时代或爱德华时代为主。从精美的家具到廉价的墙纸，它们给人的感觉各不相同。有些房间维护得一尘不染，装修和布置也完美无缺，而有些房间就像是被水淹没的垃圾场。

这有时能听到交谈声，有时能见到穿过远处交叉口的人影，不过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特工才能接近人影，与其谈话。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在特工靠近前逃走不见。有的人说着未知的语言，有的人试图逃离追捕。他们都只是残渣。

## 四楼

四楼布置与一到三楼，但是只有吸烟室和夜班经理公寓可用，别的都是灌了水的垃圾场，门已经十分破旧。

在破旧的房间中可能见到大卫·郎福德-倒霉的电视维修工

百科全书推销员时刻可能出没

“作者“依据腐化程度不同有不同形态

### 吸烟室

这是一个大型招待室，里面的装潢设计酷似20 世纪初的男士俱乐部。墙壁上铺着天鹅绒墙纸，地上放有紫红色皮革制成的加厚扶手椅，巨大壁炉内的火焰燃烧不断。角落有一处小酒吧，在酒吧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步入式的雪茄柜。吸烟室的一面墙壁上置有一个紫檀木制落地式书柜，书架间的固定轨道上连接着一个可移动的活梯。

### 马克·罗克

穿着西服，体型超重的白人男性。他的红色假发滑稽地套在头上，如死去的松鼠般纹丝不动，这顶假发是他仅存的骄傲。

可能出现在吸烟室，30 年代的风格，对于时事的了解程度也止步于此。他戴着一顶糟糕的假发，总是抽着雪茄，喝着陈酒。脾气暴躁，不尊重任何人

自称住在“酒店”的第七层，自称是布罗达尔宾酒店。

他认识大楼内的所有住户。莱特·盖尔，用他话来说就是“小甜心”，现在正和“一个变态的推销员”住在六楼；称卡斯泰因为垃圾佬

（行政）在1933 年的人员失踪档案里发现他的名字。马克的全名为马克·阿明·罗克，曾是富勒粉刷公司的上门推销员，未婚。

会认出队伍腐化等级最高的那位特工。他对这位特工态度犹如对待挚友，即使他们之间从未见过。

### 夜班经理和他的公寓

卡斯泰因是个老头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有可能身患脑中风或是某种衰弱性疾病。他花白的头发蓬乱无比，看起来像是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小型爱因斯坦。他的衣装过时却精致，让人想起19 世纪晚期的服饰，说话时还会带有一种淡淡的中欧地区或俄罗斯口音

沉默寡言，彬彬有礼，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是，那些接受他善意的人往往会感到善意背后的矫揉造作和他声音中的嘲讽意味。

公寓里赛满了泛黄的旧报纸和杂志书籍，其中没有任何一份是在1940 年以后出版的。挂在墙壁上黑白旧照，照片上是一片炸毁的城市废墟。自称来自卡尔克萨。

莱特跟“百科全书推销员”一同住在六楼。他对这对情侣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十分安静，而且每个月都会按时支付房租，楼中的其他住户对此应该有更多了解。

房间内上锁的卧室里，藏着他最为珍贵的秘密，美利坚王朝史。

领san0的特工觐见大楼主人

## 夜楼

1d23决定遇见的意象，一直沿着走廊会发现房价无尽，上下楼梯如同血缘开门

没有达达到离开标准就原路返回会发现从一个破败的空房间出来

伍兹想找姐姐，就会找到她姐姐的幻影